

二十世纪

中国著名作家
散文经典

主编 季羨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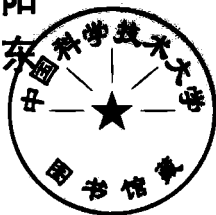
吉林摄影出版社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

主 编：季羨林

执行主编：谷向阳

朱晓东



吉林摄影出版社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

寻 瀑

从维熙 著

目 录

寻瀑·····	从维熙(10393)
作者小传·····	(10393)
寻瀑·····	(10394)
美容的阴阳学·····	(10399)
误入“恋爱角”·····	(10401)
童舟·····	(10408)
我的“两个朋友”·····	(10420)
母亲的鼾歌·····	(10425)
梦回故园·····	(10434)
梦魇·····	(10439)
我们等待月残·····	(10443)
海中听海·····	(10450)
观“鸡”二题·····	(10454)
长白天池行·····	(10461)
巴黎朝圣·····	(10468)
异国乡音·····	(10478)
读人·····	(10486)
读己·····	(10489)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

春天的眷恋·····	(10492)
大山与小溪的对话·····	(10502)
梦析·····	(10505)
“死不了”的奉献·····	(10506)
罗丹如是说·····	(10510)
火与冰·····	(10516)
觅·····	(10525)
大峡谷去来·····	邵燕祥(10529)
作者小传·····	(10529)
大峡谷去来·····	(10531)
漫话偶然·····	(10536)
“嘲风月,弄花草”亦不易·····	(10540)
说演讲·····	(10543)
韦庄的苦心·····	(10546)
信以为真·····	(10548)
世纪之思·····	(10551)
生命与色彩·····	(10554)
目 新碑与旧碑·····	(10557)
说梦·····	(10560)
说欺骗·····	(10562)
三言五语·····	(10564)
英雄观·····	(10566)
文化的雅俗与精粗·····	(10569)
珍珠港事变纪念·····	(10573)
月当头·····	(10576)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

|                |         |
|----------------|---------|
| 何其芳的遗憾·····    | (10578) |
| 哀文化·····       | (10583) |
| 谈吃·····        | (10586) |
| 十五月儿圆·····     | (10590) |
| 水仙·····        | (10593) |
| 好诗一句·····      | (10594) |
| 草木二篇·····      | (10596) |
| “阶级姐妹”苏三·····  | (10598) |
| 说急·····        | (10601) |
| 读斯大林的一封信·····  | (10604) |
| 特殊的词语·····     | (10607) |
| 真情和套话·····     | (10610) |
| 论知识的有用与无用····· | (10612) |
| 说朋友·····       | (10617) |
| 说永远·····       | (10619) |
| 夕阳·····        | (10622) |
| 哀哉孔子·····      | (10624) |
| 如果太平天国不失败····· | (10626) |
| 检阅天安门·····     | (10629) |
| 读《高适集校注》·····  | (10631) |
| 主义与精神·····     | (10635) |
| 说赌·····        | (10638) |
| 孔子的话题·····     | (10641) |
| 《圣经》拟作·····    | (10644) |
| 笑话无国界·····     | (10646) |

目

录  
~~~~~


寻 瀑

——寻找阳刚

文友们都有登山的雅兴，去大山的头冠索秘去了，空山幽谷中，留下了孤零零的我。

是不是我不爱山而偏爱水？述说不清自己心中的经纬。反正我已然不止一次地在大山前停步，享受这种孤独的恬静之乐了。前几年，我和贤亮、骥才、湛容、铁凝、张宇（似还有美籍华裔作家陈若曦），放排武夷山下的九曲溪后，他们要去登攀武夷绝顶，我说：我在山下这块草坪上等你们。

这次我停步的峡谷，是浙南恬苍山的一条支脉。大约在数百万年或数亿年前，地壳——这个诞生一切并毁灭一切的圣母，历经阵痛、痉挛、喘息和喷血，造就了眼前这一座座奇伟挺拔的岩峰，它们凹凸陡峭得很像一块奇形怪状的生姜，文友们奔向了“凸”，我则留在了“凹”；他们去品味山的阳刚之美，我在谷中独享阴柔之静……

导游曾动员我说：徐霞客的一双烂履，爬过这岩。传说大诗人苏东坡和谢灵运，也曾涉足此山；你舍此机缘，实在挺可惜的。我只是摇摇头，这并不表示我对大旅行家

和诗圣们的不敬，意在说明一点：我不喜欢登山。

细品起来，“不喜欢”三个字也并不确切。我既爱山，又爱水，只是在山和水之间，对山的记忆比对水的记忆要深邃得多。发配塞外时，我每天要爬山进洞，去开采铁矿石；后来风吹蒲公英似的把我飘向山西，我每天要爬一座海拔1700米的高山，从山腰进洞，去开采给人类以火的乌金；褐铁矿石是红色的，煤炭是墨色的；红色和黑色的矿粉，通过呼吸道，至今沉淀于我肺叶之中。大概这些对山的记忆，在我大脑皮层产生了条件反射，才使我望山怯步，而独自留守在这空山峡谷吧！

是吗？

山麓上文友们的足音，已渐渐远去，最后消失在一片冥冥的寂静之中。天很蓝很蓝，间或有一缕白云，像篷白帆在天海飘过；我是河谷中的帆，我和它都在无意识地飘逸，没有一个明确的抛锚港湾。云在天之涯，我在地之角，彼此相望，各自享受着无拘无束的潇洒。抬头再看，云的帆篷不见了，它消失得太快太快，匆匆地走完了它的生命；而我却存在着，脚下硌脚的鹅卵石告诉我，我走在河谷。

天空没有一声鸟鸣，甚至没有一只鹰鹞的形影。我蹒跚而行在大山峡谷之中，只有一条潺潺而流的小溪伴我而行。河谷很宽，我惊异地发现一眼望不到尽头的大山之谷，是鹅卵石铺就的，它不是山的子孙，而属于水的后代。我想，在数百万年或者数亿年之前，当地壳震颤，喷起冲天的火焰，而后冷却成一块块岩石时，它们的形状一

路，很难走。圆圆的鹅卵石一块接着一块；这不能称之为路，只能说是走在古老的峡谷中踩路。但那瀑布声，如磁石吸引铁屑一般，吸引着我一步一起地前行。

停停走走。

走走停停。

尽管那瀑布声，还离我十分遥远，但是那流动着、奔涌着、捶击着山谷的交响乐章，仍然使我忘却疲惫，沉醉在寻瀑的欢悦之中……因为在无限大的天穹上下，只有流动着的东西，才具有活力，才青春勃发，才占有永恒！

